



苏方桂著

# 女人说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# 女人花

苏方桂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---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---

责任编辑:李亚南

封面设计:李焕伦

责任校对:韩 华

书 名 女人花

定 价 15.80 元

---

作 者 苏方桂

ISBN7-5411-1348-4/I·1263

1995 年 10 月 第一版

199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

印数 1-10000 册

印张 14.5

字数 300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---

四川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科学院光电所印刷厂印刷

## 内 容 简 介

清末民初，在广东妇女中盛行两种现象：“自梳女”就是那些在缫丝厂做工、在经济上有独立能力的少女们为了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，同时也怕一旦结婚生子后会丢掉在缫丝厂的一份工作，于是逐渐形成了自梳不嫁、独身终老的风气。“捻妹花”就是一些媒婆、老妓、鸨母，包括一些有钱的“自梳女”，收养一些相貌端庄美丽的穷人家的少女，从小就让她们读书识字，学吹拉弹唱，到了妙龄就高价出售给人当妾室，她们也借此发财。

本书描写的就是一群成为“自梳女”和“妹花”的水乡女子，为了要当自梳女勇敢地与封建家族势力斗争；为了报复男人，又用“妹花”胭脂去戏弄和玩弄男人；为了排除寂寞，她们相互爱恋，成了同性性伴侣；为了阻止“妹花”们与男人的爱情，就用“自梳女”的规矩迫害她们；……这是一个违背人性的婚俗，一种煞费苦心的报复，一段难以置信的历史，一曲动人心魄的悲歌。

## 第一章

### (一)

粤语“捻”含有培育、调理之义，“妹仔”是少女，“花”是美好的事物。“捻妹花”就是培育美丽的少女，这是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一带有些资本的“自梳女”、媒婆、老妓的一项生财之道，她们以“养女”为名，收养面貌姣好的幼女，精心培育、训练，养到十七、八岁，卖给豪绅巨商做妾。

本书就是一名“妹花”的故事。

故事发生在清宣统一年，公元1909年。

羊城西关的荷韵巷，有一座月亮门，青砖铺路。

夜深了，摇晃的玻璃路灯，幽暗的光线。

偶尔有一二行人过巷，木屐声声，“呱哒”“呱哒”甚为悦耳。

报时的梆子声传来，与木屐声交响。

巷子深处是尚美菊堂皇宽敞的“姑婆屋”。“自梳女”无论年少年老，都被称为“姑婆”。

屋中灯烛辉煌，一片忙乱。

厨房中，德叔在宰鸡杀鸭，厨子在煎炒烹炸，刀勺齐响，烟雾腾腾。

厅左是妹花荔红与阿娇、阿桃的闺房。

在梳妆镜前，歌舞教习容嫂在为荔红梳妆。

镜中映出一个绝色少女的面庞，泪眼盈盈。

“契妈”（干妈）尚美菊坐在旁侧一张太师椅上。

阿桃站在容嫂身旁，按容嫂指挥递梳、递头饰。

阿娇倚门而立，口嚼槟榔，眼中露出羡慕、妒嫉之光。

尚美菊说：“荔红呀，契妈养了你十几年，你就要出嫁了，契妈这心里也酸呀……”说着用绢子擦拭无泪的眼睛。

荔红泪水潸潸而下。

容嫂着急地说：“哎呀，荔红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哭什么？看看，刚打好的粉底都糟蹋了……”

尚美菊说：“荔红，不哭不哭，你好福气，嫁的是位大富大贵之人，他已经给你买好香窟别院，不用受大婆的气，哪个妹花有你这样好运哟！”

隔壁厅堂中，两名十四、五岁的小妹花在摆桌椅、放杯盏。

这时，妹花阿荷急惶惶跑进来，气急地说：“契妈，不好了！阿桂吞金了！”

荔红猛然立起。

容嫂惊得掉了梳子。

阿桃手中的一枝珠花落地跌碎，珠子乱滚，她手足无措。

尚美菊慢吞吞立起，将荔红擦坐在椅上，狠狠剜了阿桃一眼：“慌什么？容嫂，给荔红打扮好，别误了良辰，我去看看。”

尚美菊扶着阿荷肩膀，出门去了。

尚美菊进入阿桂房间。

房中一片凌乱，阿桂面容青紫，歪扭，惨叫连声，在地上痛苦地滚动。

尚美菊冷漠地看着。

尚美菊冷笑着说：“你这个小泼妇，该下地狱遭油烹！给人做小婆，就该尽心尽意侍候老爷，孝敬大婆，你竟敢寻死觅活，搅

得人家宅不安宁，人家把你退了回来，老娘到手的八千银洋飞了！要死，你给我死！”

阿桂渐渐不动了，双眼反插气绝。阿荷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
尚美菊扇了她一个嘴巴：“噤声！”

阿荷掩住嘴，肩膀剧烈抽搐。

一小妹花飞奔到荔红面前，紧张地说：“阿桂姐姐死了！”

荔红泪水夺眶而出，脂粉一片狼藉。

容嫂手忙脚乱擦拭：“哎呀哎呀，荔红，你不要拿自己同她比呀，你福大运好，你不用受大婆的气！”

阿娇仍依门而立，边嚼槟榔边说：“哼，契妈养妹花，就是卖给人做小老婆嘛，能嫁给一个香窟藏娇的大贵人，算你祖上积德了，你该笑嘛！”

容嫂说：“是呀是呀，荔红你是该笑呀，陶陶居‘送睇’，镇住了多少贵人大佬，公子王孙！你名头大响，轰动羊城，人生一世，能这样风光也没白活！”

荔红怎么风光法呢？当年有一首著名的《羊城竹枝词》形容道：

妹仔妆成小姐娇，  
名花捻就画难描；  
陶陶居上论身价，  
范蠡千金未枉丢！

广州西关豪华酒楼“陶陶居”，门面浮雕彩绘，金碧辉煌，左右檀木雕镂名联：

陶潜善饮易牙善烹饮烹有度  
陶侃惜寸夏禹惜分分寸无遗

这里轿马盈门，出入者皆穿绸着缎，人们大声议论：“妹花荔红成了陶陶居香艳招牌，自她送睇，生意生猛火爆，真是生财有道啊！”

“那真是天下绝色，不能独占花魁，看一看也可一饱眼福，不枉来人间走了一遭！”

“身价两万银洋，吓煞人的大数！”

“睇花的红包利是也不菲呀，没有五块十块银洋拿不出手！”

“能看到这再生西施，月宫仙子，值得值得！”

“风流才子吴枫偷了荔红的一方手帕，痴想成疾，临死还念叨荔红的名字啊！”

一小童胸挎木箱，箱中装书，手摇一本，“《睇花集》！快买《睇花集》！”

一个客人问：“什么《睇花集》？”

另一客人说：“这是我羊城的骚人墨客，睇妹花荔红，互相唱和的诗集，其中也有引前人诗词形容荔红美色绝代，文才盖世，歌舞精妙的。”他从小童手中购了一本，“请听这一首。”

他曼声吟哦：“小莲初上琵琶弦，弹破碧云天。分明绣阁幽恨，都向曲中传。肤凝玉，鬓疏蝉，倚窗前。素娥今夜，故故随人，似斗婵娟。”

一位客人击掌说：“妙，妙，正为荔红而作！她不但琵琶弹得好，粤曲唱得更是响遏青云，百鸟噤声呀！”

客人们说说笑笑登上二楼“展娇馆”，这里锦屏字画，时花



盆景，摆设入时，耀眼生辉。

荔红由容嫂陪侍，坐在檀木圆凳上，怀抱琵琶弹奏。六、七名“睇花者”或坐或立，有的摇头晃脑静听，有的双眼如钩，嘴巴大张，色迷迷盯视荔红，一位身穿长袍的任师爷仔细打量荔红。

屏风后矮凳上坐着两名青衣大汉，紧张地注视厅中动向，随时准备保护荔红。这两人是尚美菊从拳馆高价请来的保镖。

周庆云与陈敬香携手登楼。周庆云是位二十多岁的英俊青年，陈敬香是个中年人。

周庆云手拿一本《睇花集》，神色愤愤，拍拍书说：“这是什么世道？把人当良种牲畜展览拍卖，这些无聊文人还要编诗唱和！”

陈敬香说：“雅人韵事，古已有之，侯方域与李香君，冒辟疆与陈圆圆，风流千古，吾兄何必愤愤？”

“那是才子与妓女，她可是妹花！”

“不说这些，听说她貌比天仙，锦心绣口，很有才华，你我也开开眼界吧！”

一阵幽怨的琵琶声传来。

周庆云和陈敬香不由驻足静听，周庆云击掌说：“弹奏得妙不可言！”

二人走进厅堂，立刻被荔红的美貌吸引住了。

周庆云对陈敬香耳语：“集我岭南天地精华，她真美呀！”

陈敬香点头：“名不虚传！”

一曲终了，众客击掌喝彩。

一位客人喊着：“荔红，唱一支粤曲吧！”

容嫂说：“唱吧，不要拂了贵客盛意。”

铮然一声，满室寂然。

荔红抱着琵琶唱道：

“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兰有秀兮菊有芳，怀佳人兮不能忘。泛楼船兮济汾河，横中流兮扬素波。箫鼓鸣兮发棹歌，欢乐极兮哀情多。少壮几时兮奈老何！”

众客听得莫名其妙，问：“兮呀兮啊，什么曲子？”

“哎呀荔红，你唱些什么呀？”容嫂脸色不悦。

周庆云击掌说：“妙！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？”

一位客人问：“这是什么曲子？”

周庆云说：“这是汉武帝刘彻写的《秋风辞》，有一年他巡视河东郡，泛舟汾河，时当深夜，景象肃杀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感慨系之，哀叹盛年难再。此曲虽然悲凉，却寄托着汉武的激烈壮怀，可说是悲中有壮。我也是头一次听到有人把它谱成曲子，合成琵琶。荔红，你年纪虽轻，却志向不凡，不宜弹奏如此悲音啊！”

座中竟有知音，荔红抬眼，与周庆云目光激射！不由红云遮面，低头无语。

周庆云和蔼地说：“荔红姑娘，听说你满腹才华，更善对对，我有一上联。”

荔红：“先生赐教。”

周庆云：“井底开花，蝴蝶闻香难以采。”

荔红：“粉墙画果，美猴想食费思量。”

陈敬香：“对得妙极！哈哈，庆云，你这只美猴还是随我走

吧！”

二人各掏出一封利是，交给容嫂。容嫂代谢。

荔红目送周庆云，目光痴凝，心绪波动。

陈敬香和周庆云下楼，陈敬香说：“她弹的曲子太悲凉了，只怕她一生命运多舛，令人叹息！”

周庆云也叹一口气，说：“红颜薄命，自古皆然！”

## (二)

周庆云回到家里，他的家陈设简朴。

他斜倚床上，眼前幻现出荔红倩影，不由长叹一声，随口吟咏：“今日对花最匆匆，相逢似有恨，依依愁悴……”他的心潮被荔红掀动了。

与此同时，回到“姑婆屋”的荔红心绪也不平静。荔红在室内，信手弹奏《秋风辞》曲，泪眼盈盈，随着悠悠的琵琶声仿佛传来了周庆云的声音：“井底开花，蝴蝶闻香难以采……”

这时，尚美菊进屋来，声色俱厉地说：“荔红，你再上陶陶居不准弹这样败兴的曲子！”

荔红放下琵琶，侧过脸去。

尚美菊说：“你这个脾气，早晚要吃亏，辜负我养育、调教了你十几年的心血！”

荔红泪眼模糊，她回忆起自己的身世，她还记得那天是个庙会。

大庙里香燭缭绕，拜神者人头涌涌。四岁的荔红随母亲进庙。荔红母亲手举线香过顶，跪在蒲团上虔诚祷告。

小荔红惊异地睁大眼睛。

小荔红被塑像、壁画吸引，一步步走进侧殿。

香客拥挤，小荔红被拥出殿外。小荔红被人流拥到一棵大树下。

小荔红哭叫：“阿妈！阿妈！……”

小荔红惊慌恐惧的大眼睛，滴溜溜四处寻找阿妈。

一中年妇女听到小荔红哭声，面露喜色，她从人群中挤到树下，打量荔红，自言自语：“好靓的妹仔，是个宝货！”

中年妇女蹲下，为小荔红拭泪，拉住荔红小手：“你找阿妈呀？你阿妈下山去了，阿婶抱你去找，好吗？”

可怜的小荔红急忙点头。中年妇女抱起小荔红，匆匆下山，步下石阶路，穿过林荫，沿甘蔗田边疾走。

小荔红见前后无人，又复哭叫：“阿妈……”

中年妇女说：“不哭，不哭，你阿妈就在前面！”

脚步匆匆越过沙滩，前面是浩荡的东江。

到一蓬草丛前，中年妇女叫：“阿狗！”

草丛中遥出一只席篷小船。船头站着一个人穿牛头短裤的大汉。

大汉盯视小荔红，笑得嘴歪：“得手了？”

妇女喘息说：“一个宝货！累死我了，快接一手呀！”

大汉跳上岸，抱过小荔红。

小荔红扭动大哭：“我要阿妈！我要回家！”

妇女说：“你阿妈到阿姑家去了，不哭不哭，阿婶带你坐船去找！”

二人上船，妇女：“快驶开！”

大汉将荔红递给妇女，摇橹。小船离岸。

妇女将小荔红抱进舱内，放下。小荔红仍大哭，哭声已经暗哑。

那妇女从竹篮中翻出一块红色糕饼。递饼给小荔红：“来，吃饼吧，不哭，不哭。”

小荔红接饼，仍在抽泣。

小荔红终于收泪，大口吃饼。小荔红睡眼朦胧，枕妇女大腿睡去。残饼跌落舱板。

妇女嘻笑：“好罗，睡吧，哈哈，睡醒了老娘就发大财了！”小船顺流而下，疾如箭矢，很快隐没在雾霭中了。

荔红妈拜香后，回头不见了孩子，惊慌四处寻找荔红，破声大喊：“阿红！阿红！——”

荔红妈左推右搯，在人群中冲撞：“阿红！阿红！——”

黄昏，香客纷纷下山。

荔红妈四处乱跑，惨声大叫：“阿红！”

暮色四合，一老道对荔红妈说：“无量寿佛！施主，你的女儿大约是被人拐走了，还是回家吧！唉！”

荔红妈坐在地下，拍膝大哭，捶胸揪衣，哭声凄厉。

这时，荔红爸带两个人匆匆上山来寻老婆和女儿，见女人大哭，忙问：“你们怎么还不回家？阿红呢？”

荔红妈声泪俱下：“丢了，丢了，被人拐走了！我的阿红呀！——”

荔红爸惊得失颜变色：“啊！你，你，你这个衰婆是怎么看孩子的！”急怒中他扬手打了荔红妈一个嘴巴。

荔红妈说：“你打吧！打吧！打死我吧，我不想活了，不想活了！”

荔红妈凄厉的喊声：“阿红！——阿红！——我的阿红呀！——”

四山呼应。

暮鸦噪叫如泣。

松涛呜咽。

小船在江上疾驶，两岸景物掠过。

一望无际的甘蔗林。

云遮雾绕的罗浮山。

炊烟袅袅的村庄。

江上往来的货船。

撒网的渔舟。

倒骑牛背的牧童。

如阵的鸭群。

江水浩荡，小船急驶到广州一个野渡口，汉子先下船，将船藏在草丛中，船缆系在一歪脖树上。

妇女随后背小荔红下船。

小荔红问：“阿婶，我阿妈在哪？”

妇女说：“就快到你阿姑家了，乖乖听话！”

三人进广州过长堤，进西关，进荷韵巷。

来到尚美菊“姑婆屋”。兽头铜钉红漆大门紧闭。

德叔坐在上马石上叭烟。

汉子弯腰恭敬地问：“请问尚家大姑可在？”

德叔看了看被妇人牵着的的小荔红：“唔，你们来送小妹花？”

妇人说：“是尚家大姑托付过的……”

德叔说：“好吧，跟我进来。”德叔推开大门，三人跟进。

院内假山叠石，花木葱茏。

小荔红惊奇地四处张望。

“客仔到！客仔到！”廊上一绿头彩衣大鸚鵡对三人鸣叫。

小荔红挣脱妇人的手，跑到架下张望。

鸚鵡：“妹子上茶！妹子上茶！”

小荔紅被鸚鵡逗得破涕為笑。

婦人趕過來，硬拉荔紅。

小荔紅不願離開，說：“鸟儿會說話，我要看鸟儿！”婦人說：“哎呀，以後你住在這裡，天天看！”

尚美菊客廳陳設豪華，西洋大鐘，古瓶如缸，廣綉屏風。

尚美菊坐在太師椅上。

一名妹花在背唐詩：“青山隱隱水迢迢，

秋盡江南草未凋。

二十四橋明月夜，

玉人何處教吹簫？”

德叔掀帘進來稟報：“有人送個小妹花來。”

尚美菊說：“叫他們進來。”

三人進屋。尚美菊見到小荔紅不由雙眼放光，下座拉着小荔紅手。

小荔紅又哭起來：“我要阿媽，我要回家！”

尚美菊從桌上拿過一串荔枝：“不哭不哭，阿姑給你吃荔枝。”

小荔紅漸漸收淚，吃荔枝。

尚美菊細看小荔紅皮膚、頭髮。

尚美菊用軟尺量小荔紅四肢、腰圍、指長、不由滿意點頭。

漢子諂笑說：“面孔多靚，皮膚多細，身材多好啊！這可是難覓難尋的寶貨哟！”

婦人：“這是在千個萬個小妹仔中挑出來的，為她不知費了多少心機，吃了多少艱難哟！”

尚美菊说：“不必多说，开个价吧。”

汉子说：“看在我们不是初次交易面上，你老人家赏给二百块银洋吧！”

“一百五十块，我留下了。”

“一百八十块！”

尚美菊：“一百五十块，价码不低了！”

汉子说：“这样宝货到谁家也能卖上二百块，我们走吧！”

妇人牵起小荔红手，作势欲走。

尚美菊说：“回来，就一百八十块吧！”

尚美菊回卧室拿出一包银洋递给汉子。

汉子与妇人“叮叮当当”数银洋。二人满面笑容躬身退出。

小荔红又哭起来：“我要阿妈！我要回家！”

尚美菊牵着小荔红到大钟前，钟摆晃动，小荔红被吸引住，停住哭叫。

尚美菊说：“多好玩呀！你以后就住阿姑家，你阿妈很快会来看你！——容嫂！”

“哎——”容嫂应声出。

容嫂赞美说：“哎呀，好靛的妹仔！小脸红扑扑的，比荔枝还红！”

尚美菊笑：“不错，童面荔枝相映红，以后就叫她荔红。容嫂，带她去洗浴、换衫，她太小，先同你一起睡，好好照看她，食物定量同大妹花分开！”

容嫂：“你老人家放心，我都知道。”

容嫂牵起小荔红手离开。

尚美菊“捻妹花”是十分讲究的，请看：

容嫂清晨用香胰子给小荔红洗头脸，涂面膏。



容嫂给小荔红端牛奶，配水果，摆菜肴。

小荔红说：“阿婶，我没吃饱……”

容嫂吓唬说：“不准吵，你每天只能吃这么多！”

小荔红：“我还要……”

容嫂：“再吵我打你！”

小荔红在太阳下玩耍。

容嫂急将小荔红扯开：“哎呀呀我的小祖宗，告诉你多少次了，不要在太阳下玩！把你小脸晒黑了！”

小荔红渐渐长大了。

荔红随妹花们学南曲粤讴。教习是容嫂。

容嫂指导说：“出手莲花指，迈步风摆柳！你们看，这样，照做十遍！”

妹花们随容嫂学坐姿步态。

妹花们随容嫂学莺声巧笑。

妹花们随容嫂学甩绢子抛眼风。

老琴师教妹花们弹奏琵琶、扬琴。

老琴师单独指点荔红弹奏。

老琴师注视荔红许久，叹息说：“荔红荔红，可惜了你的如花美貌，可惜了你的聪明才华，你命薄如纸，天道何其不公！”

荔红心酸落泪。

尚美菊教妹花读书识字，背诵唐诗。

尚美菊教妹花书法、画画。

尚美菊用竹钳惩戒读书不用心的一名小妹花，只拧妹花屁股，被拧得尖声大叫。

尚美菊：“你叫，你叫，我叫你叫！”

小妹花咬紧了嘴唇，不敢再叫。